

鶯張初見



然獨喜音律。往往沉吟章句。撫景怡情。若試為情詩。以亂之。不然終無繇。生欣然立綴春詞二首投焉。是夕紅娘復至。持一牋授生曰。姊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詞云。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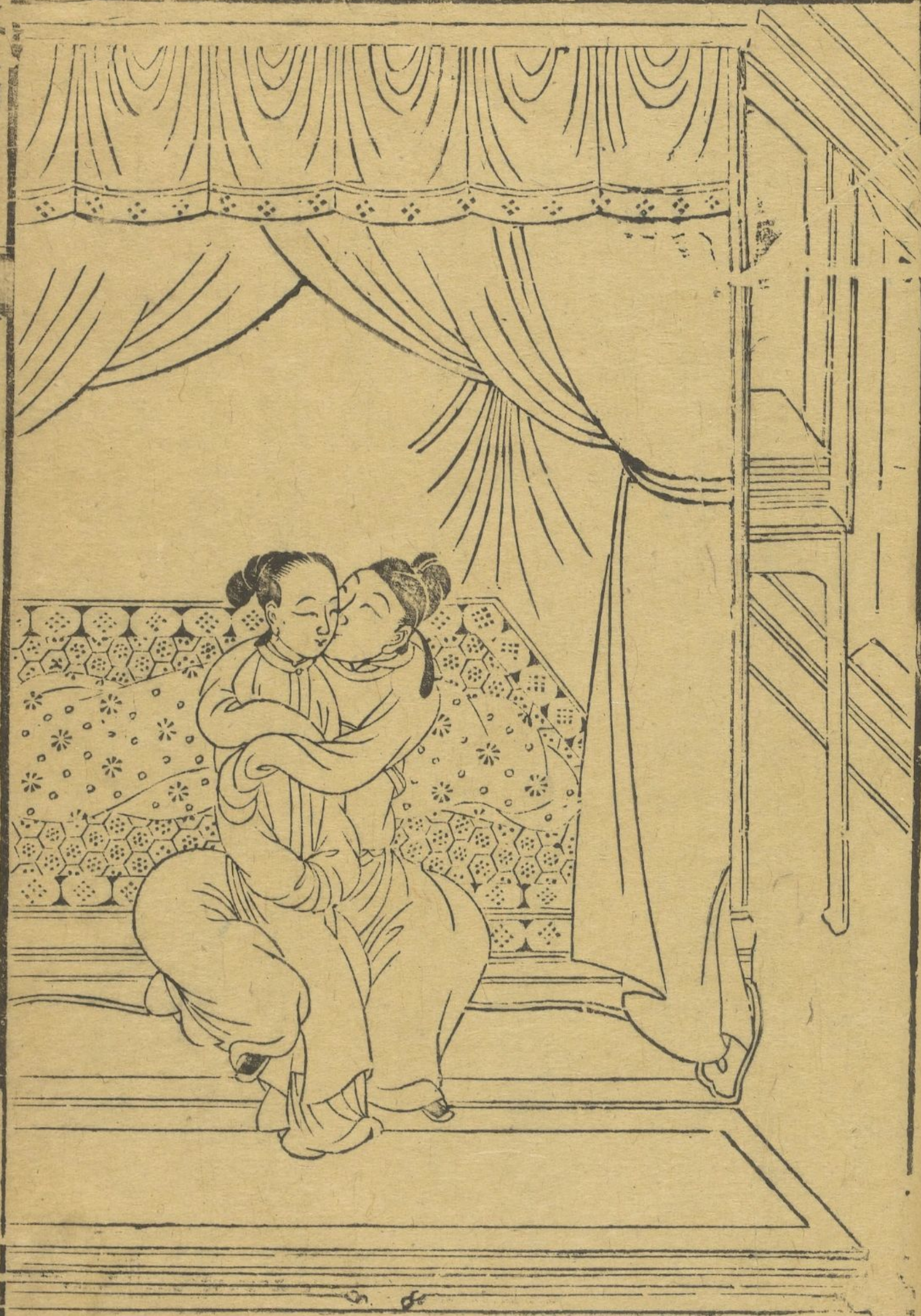
生誦之。微喻其旨。曰。好事近矣。是夕春仲旬有四者也。崔之東廂。則戶半開矣。紅娘方寢。見生至。駭曰。郎何以至。生曰。汝姊之牋。召我來。未幾紅娘入。而即出。連聲曰。至矣。至矣。生甚喜。擬必諧所願矣。及鶯至。則端服嚴容。大數生曰。兄之恩。再造。息也。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投淫佚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欲明

申嬌話舊



舊風流矣。由是一切玩好。惟紅所欲。紅感嬌之眷顧。謂嬌曰。姐近來憔悴特甚。倘有衷曲。何不與紅一言。嬌曰。衷曲惟申生爾。他何言。紅曰。此易事也。敢不惟命。自是紅與嬌往來通好。連夕歡娛。姁不知也。越月姁以暴疾亡。又越月。舅調任。計謂生曰。家務繁多。善父尚幼。甥幸留此看管。及舅行。生厚賂其左右。令人人喜悅。當院宇深沉。簾櫳掩映。與嬌鳳鸞比翼。琴瑟和音。曲盡人間之樂。歲餘。舅再調歸。見生經理家務。井井有調。喜生多才。且妙齡高科。何忝乘龍佳婿。遂遣媒達生父母。時生方與嬌促膝笑談。紅趨賀曰。即君娘子平昔之願諧矣。嬌亦喜曰。天果不違人願耶。不意數日後。有帥府子慕嬌求婚。舅初拒之。既而帥脅以權勢。賂以貨財。舅竟許焉。嬌夜持帥書至生。

幸 瑜 重 會



次日生侍祖姑於春暉堂。忽見堂側新開一池。趨視之。見瑜臨池觀魚。生笑而前曰。不期而遇。天耶。人耶。遂相與共坐於砌石上。訴其間濶之情。夢想之苦。久之。聞嬌喚。數女即辭去。復顧生曰。此路可達妾寢室。已而更深夜靜。生果踰墻而入。瑜欣然啟扉相迎。生乃口占一律云。

再到天台訪玉真。入門一笑滿門春。羅幃綉褥雖依舊。璧月瓊枝又是新。可喜可喜嘉還可異。相親相愛更相親。何當推廣今宵事。永作天長地久人。

瑜亦和云。洞房今夜降仙真。軟玉溫香滿被春。謾說別情離最苦。且誇歡會事重新。意中有意無他意。親上加親愈見親。欲得此情

事瑜舟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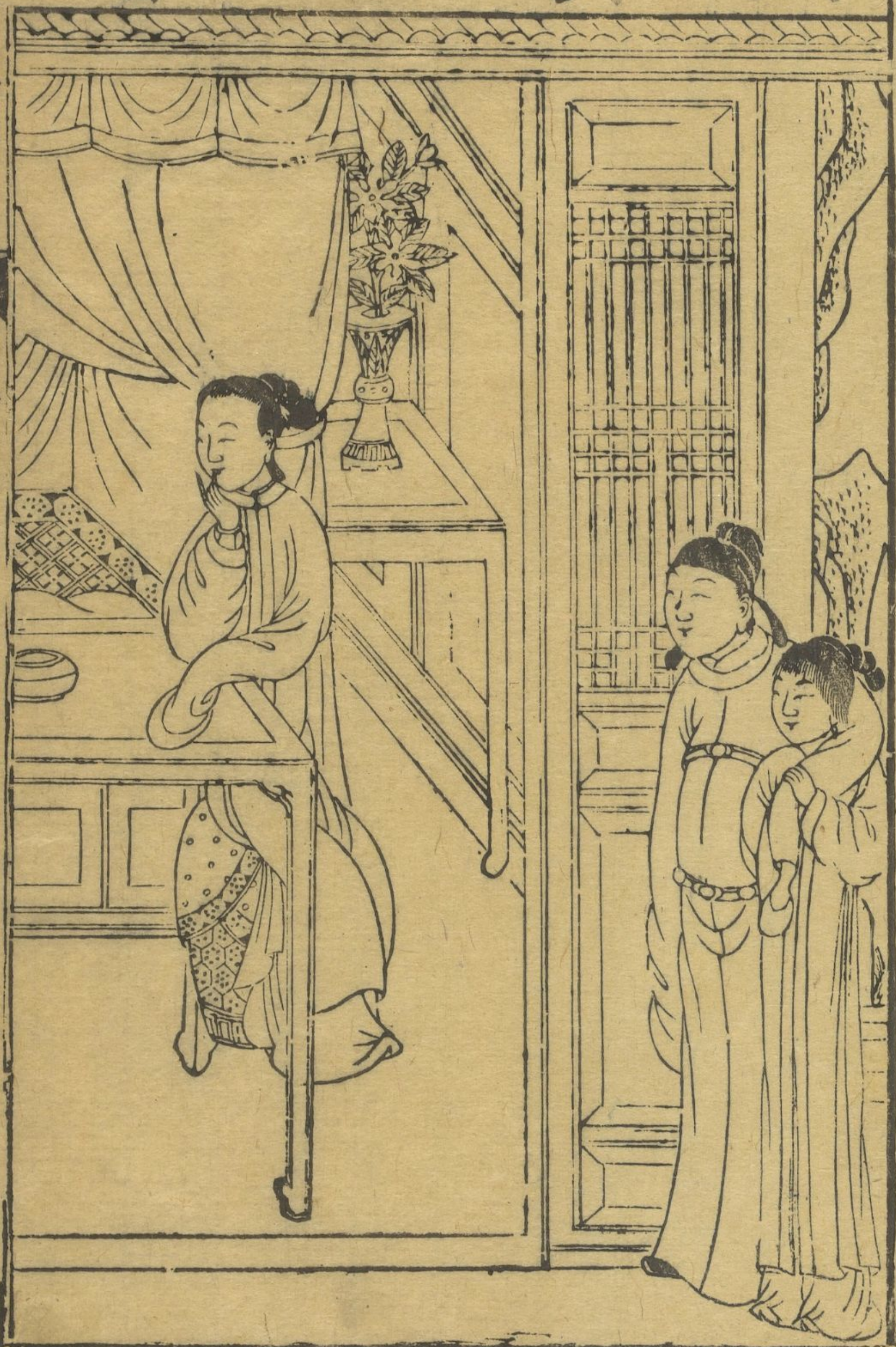


時槐黃桂馥正值試期生以病故遂不克赴乃催裝復抵黎室
既至稠外示恭敬而中實踈忌又恐瑜有私通意遣瑜弟黎銘
伴生自念召疾遠來竟不獲與瑜一奉裏言悒快殊甚月餘
值稠往臨邑生大喜即日黃昏外門未閉生潛入瑜房瑜見生
至唏噓泣下細訴衷腸論及解盟之故致病之由不勝悽惋遂
相與訂私奔之約既而參橫斗落遂不復寢同步西軒下顧壁
窓詩畫宛如夢中瑜慨歌二詞名一枝花帶過小梁州

春愁艷色中夏景繁華裡秋悲霜降後冬恨雪零時觸目攢
眉許多情意心事有誰知二年裡片字不通一日間百憂並
集○望碧天茫不盡念青鸞杳無期可憐辜負深盟誓
玉人何處招之不至樂昌鏡破雙鳳釵離蕭郎簫斷蔡琰笳

折視之曰。此情詞也。嬌鶯有外遇矣。執而白之。渠母免玷王氏風。復自忖曰。彼母窘我。亦無柰。又何苦招怨。况聞吳生俊雅。愈王老十倍。不若詐為鶯詞。以先通之。遂作好事。近荅焉。
好夢夕飄遙。一束將人輕撩。准擬月兒高。莫把幽期負了。○
曲房深幕。護綃綃。留待多情到此。際慇懃。報道要輕。悄。○
生方倚檻看花。忽見小鬟持書至。曰。鶯姐約是夕一會。生曰。春英何在。侍老夫人無暇。生閱詞喜溢。恨不能揮太陽于咸池。揭清光於石室。少頃。遠寺鍾聲。孤村燈影。一家人寂。滿樹鴉鳴。生循牆而入。正疑左右兩道。小鬟已執香待矣。引至閨中。別一洞房。雖無燈燭之光。而月映紗窗。景更清妍。兼以巧粧艷服。瑩彩襲人。生當此際。興不能遏。遂擁抱曰。今服何不素耶。曰。幸接新

吳雲佳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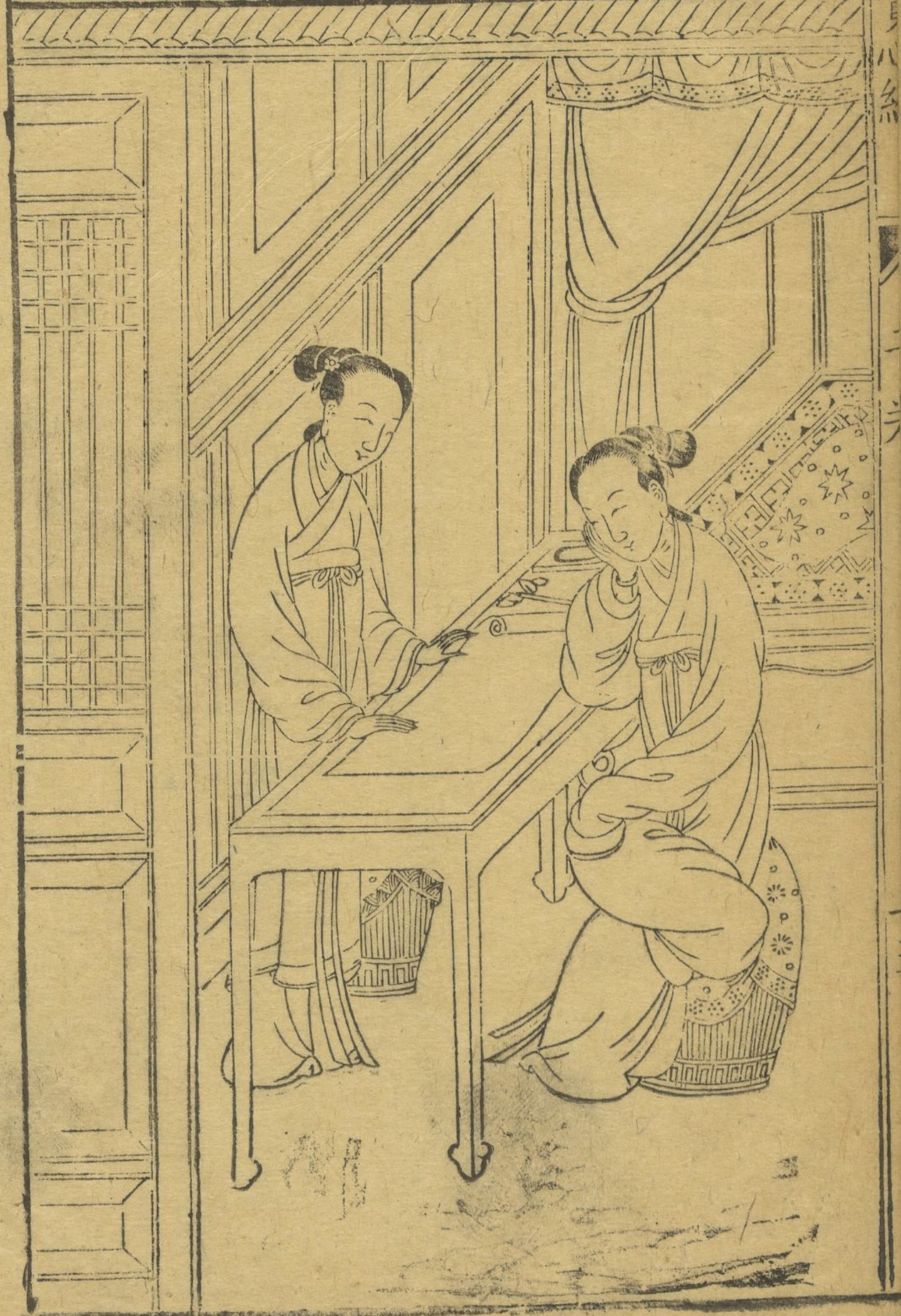


而情狀態度猶隱：在腔子中。所以戀：不已若此也。鴛曰：果鬱此乎。妾雖不及太真。情則一也。即當與兄同浴。以解此情。乃命春英具湯。設屏秉燭。各解其衣。挽手而浴。生雖負悶。然當此景。情豈不動。即抱鴛於膝。任其所為。燈影中。殘粧弱態。香乳纖腰。粉頸珠唇。雙灣雪股。事：物：無非快意者。浴畢。即攜手共枕。戲謔通宵。生于此時。亦不自知其魂飄而魄蕩矣。然而思鳳之念。終未釋然。早起就外。乃盡美人試浴。畱馬詩于上。以述怨望之意。

燈前偷見一嬌娥。試浴含羞脫綺羅。怯露芙蓉新映水。舒香荷芰嘯凌波。雲迷弱態歌情杳。月暗殘粧夢想多。舊日相思今愈渴。蘭湯不共待何如。



二 嬌 閨 怨



物嬌嬌棠梨何心去折

花飛碎玉飄香屑。凭欄目斷天涯。猛聽黃鸝。敲弄舌。喚起我離愁切。狠心薄劣。閃得我羅裙寬摺。無聊也。且自把珠簾半揭。

鳳題夏

枝頭梅乍結。困入天微雨。歇南薰。獨對枉自嗟。冰弦懶撥。香泉懶啜。端為恩情一旦撇。心哽咽。泪濕紗衫。相看都是血。右黃鶯兒

情乖愛奪。盼佳期。頓成永絕。空堪羨。並蒂荷花。怎支吾暮蟬聲迭。蘭湯浴罷。雲鬟斜倩。誰將我。欄腰脫。右玉胞肚

鳳題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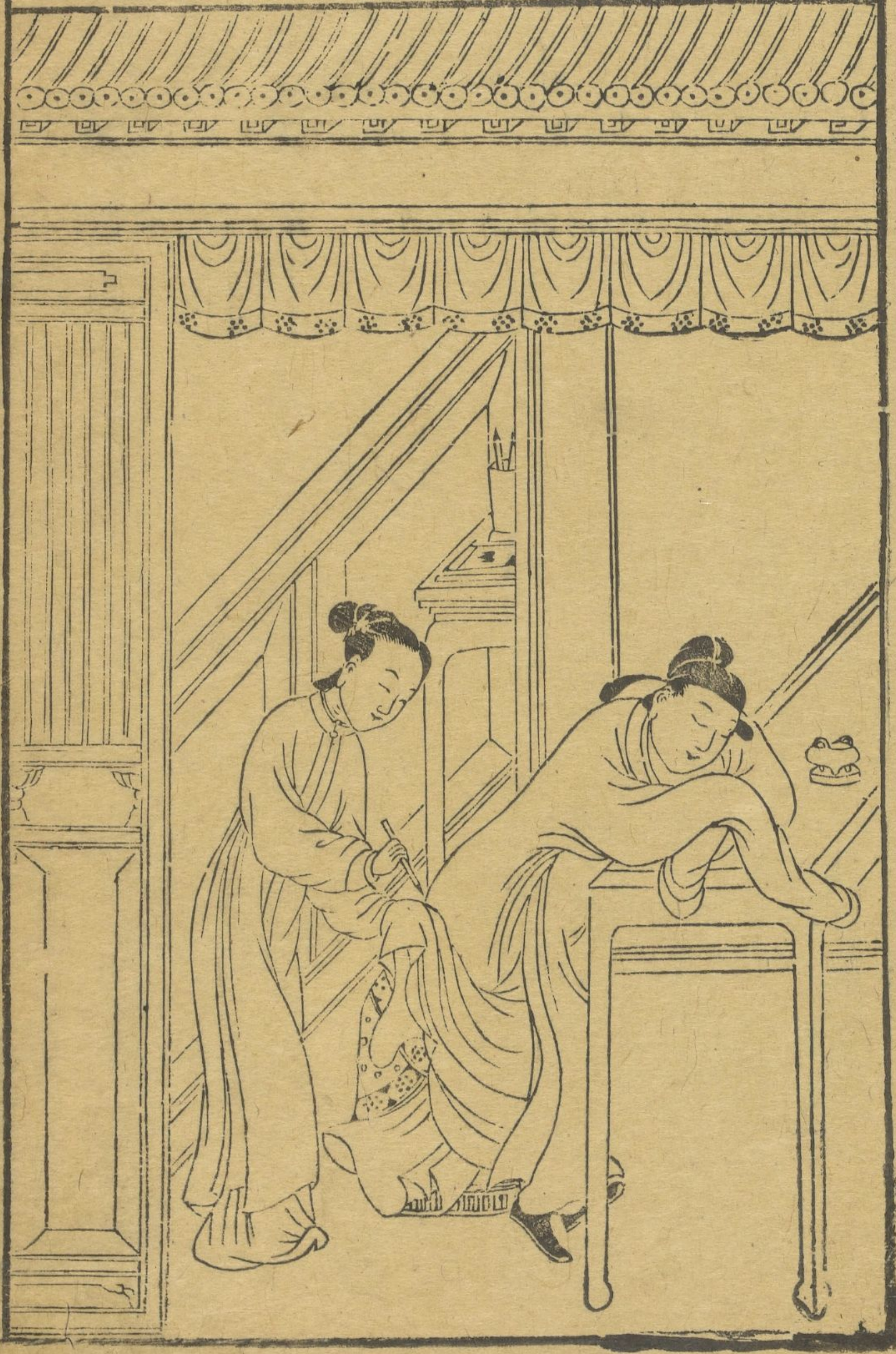
滿地舞旋紅葉。欲待題詩。難寫近日臨粧。不覺嬌姿怯。親瓜葛

白錦佳會



錦娘曰瓊姐已無輓軌兄又不鑒覆車徒使月老愁耳奇姐笑
曰今宵可諧月老約矣已而夜靜月明瓊果盛粧枕衾更以錦
綉爛熳似牡丹之向日芬芳如芍藥之迎風錦亦咲曰白生穩
遂風流願矣及至就寢重帟不解層扣固結生短嘆長吁無可
柰何錦隔房呼曰何不奮龍虎之雄斷鴛鴦之帶乎生猶豫不
忍瓊苦告曰慕兄才識非為風情親炙片時足諧夙願若必採
春花頓忘秋實兄亦何愛於妹亦何取於兄乎願兄以席上
之珍自重妹亦以石中之璞自懷生不得已低回忍耐且抱且
捱至中夜復請曰予為子斷腸矣瓊曰吾豈木石其斷兄腸第
願頤之交惟在情真意懇耳豈在玩弄形骸戲謔枕席乎兄但
以詩教姊亦以詩答兄則斯文之雅勝于骨肉矣生曰自見

娉題詩生裙



告夫人回矣。生倉皇返室。因誦崔灝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娉過窓外聞之。呼生曰。大丈夫何戀々鄉土乎。生曰。既事不諧。處此無益。莫若歸耳。少頃。福福持一箋至。生取視之。乃詩一首也。喜而誦曰。

春光九十恐無多。如此良宵莫浪過。寄與風流琴桂客。管教今夕見嫦娥。

不期娉方屬意。而生為友人邀飲于平康妓秀梅家。夜分娉來。生已沉醉酣寢矣。遂援筆寫詩一絕於生練裙上。悵快而云。

暮雨朝雲少定蹤。空勞神女下巫峯。襄王自是無情者。醉卧月明花影中。

晨起酒醒。徐步花下。忽風吹生裙。裙畚見字。並視之。乃七言絕。

父館寓湖北帥廳先數夕相與泣別女遺金帛甚厚曰幸未即
嫁則君此歸尚有會期否則君其索我于井中結來世姻耳其
年張果試畢歸里女亦擬是冬出嫁聞張歸即遣婢約今夕且
書卜筮子一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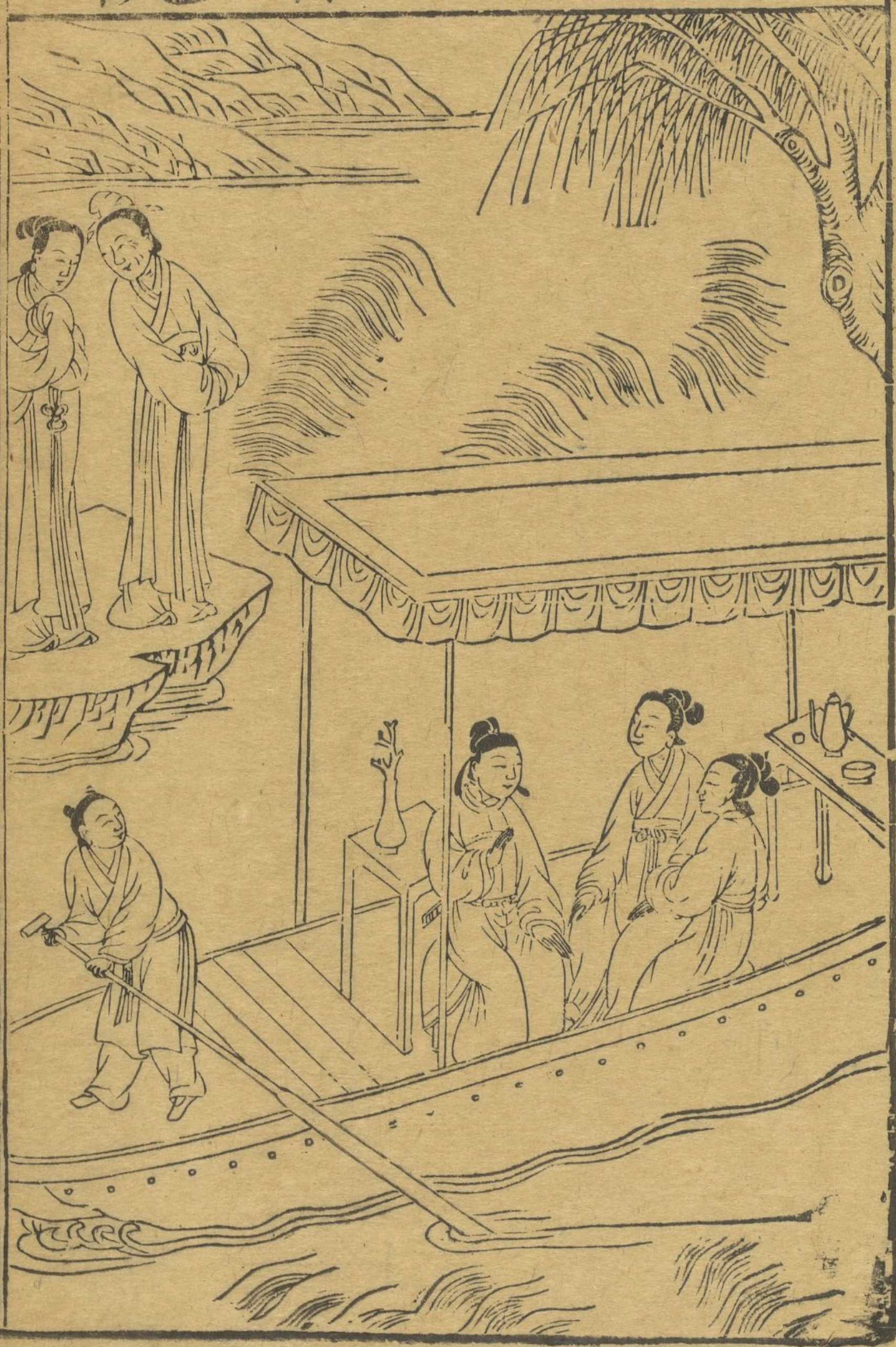
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時真是情難捨本
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個人相見黃泉下
張如約至女喜且怨曰從今縱無夜不會亦祇兩月餘矣當與
君極歡雖死無恨君少年才俊前程可量妾不敢以世俗兒女
態邀君俱死也相對泣下綢繆半月忽為羅父母所覺執送有
司女投井不果令人日夕隨之張到官歷歷具實供答宰憐其
才欲賞之而辛氏有巨計必欲寃罪未幾湖北帥與試揭曉見

獄中報捷



州名部景物鮮妍。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于乙素善牧。頗諭其意。每為之曲宴周游。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致之。牧猶未盡愜。曰。願得為競渡。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間行寓目。冀于此際。或有得焉。乙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忽於叢中人見一姥。引鵝頭女。年十餘歲矣。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固使語其母。欲接至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姥曰。他年失期。女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所適可矣。姥許諾。因以幣結之。為盟而別。牧歸。頗以湖州為念。然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會周墀為相。牧素與墀善。乃以三箋干墀。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既即

競渡縱觀



簫之曲。绣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兩相表訂。以証之。彼此大驚。以為神契。遂與生同居諧老。乃為夫婦。于飛而還。

城南女

博陵崔護。年少姿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一幽庄。僅環畝之宮。而蒼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一女子。自門隙窺視。問曰。誰耶。崔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須臾。女捧盃茗至。開門延坐。獨倚小桃。站立斜眄。而嬌容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惟翠條依依。波水澄澄。而已。崔辭去。女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悵悵而歸。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焉。但見門牆如故。而扃鎖甚嚴。

抱死女復甦



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
衣緋二人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
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生畏懼莫
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握生手曰畢姻否盧生曰
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
令淑當為兒娶乎計必允遂生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
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
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以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
抄姓名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
其夕成姻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
畢遂入一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

盧夢青衣



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則豁然真境
矣泉石清流松桂夾道奇峯爛熳好鳥騰翔月笙風和廖韶請
觴二童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廖韶曰乾和五醖雖上清醍醐
不加此味也二童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峯之中不知與足
下五醖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峯傾與二君子嘗其峯深
紅綠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峯至傾於竹葉中凡數巡
其味其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竹數里至一門二童揖客下
馬乃以燭夜峯中之餘齎諸從者飲皆大醉各止於戶門乃引
客入則有鸞鶴數十翻舞來迎步而前峯轉繁酒味尤美凡歷
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廖韶坐廖韶以多
飲故倦于行請暫憇二童曰坐有何難但不利於居耳廖韶詰

神仙境界



顏衰瘁。因伏門几下。母曰。有汝一子。異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嘗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泗交下。曰。本事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淚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後送之入羅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悉記。館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拜迎。曰。無行崔。即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傳女姊言。曰。崔即遣行。大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暫進。俄而召崔生入。責謂再三。詞辯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于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女姊謂曰。須令崔生却回。汝有

玉卮贈生



吾安能為叟一極酒乃取辱於常氏叟固曰試為吾一言言不從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常氏大怒曰媼以吾貧輕我乃如是且常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耶媼曰誠非所宜言為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常叱曰為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常氏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為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娶常氏園業不廢負穢鏹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柰何以女妻園叟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

納錢求婚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金堅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
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為汝俱二子曾不介意其長
讀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竟所衣之裘後裾為物
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
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寢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
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周視
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措筆而入謂三人
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裙殊以為慙然君擊之
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為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
頃向來騎童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
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

夫人臨館



侍女共十餘人玄微相見畢偕坐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
封十八姨家一會爾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矣諸女驚喜出
迎楊氏云主人賢甚姑借此賞景陶情從容款洽他處未有勝
於此者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
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須臾命酒交歌玄微志其二焉有
紅裳送酒白裳女樂曰
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嘆
容華暗消歇
又白裳女送酒紅裳女歌曰
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
春風大薄情

名園荅精



一見賞心錄 卷九
為數美。皆非人世所聞。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即笑而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粗記數美。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即歌曰。
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
小女即歌曰。
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道。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兮。秦隴頭。
又歌曰。
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班竹淚霑餘。誰念衡山烟霧裡。空看鴈足不傳書。

神女相贈



方家如初。永言珍重。方無時無。

錢塘君歌。關洞庭起。奉觴於毅。上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

碧雲悠上。方。涇水東流。傷嗟美人方。雨泣蒼愁。尺書遠達。方以解君憂。哀。冤果雪。方。還處其休。荷君和雅。方。盛耳羞山家。寂寞方。難久留。欲將辭去。方。悲綢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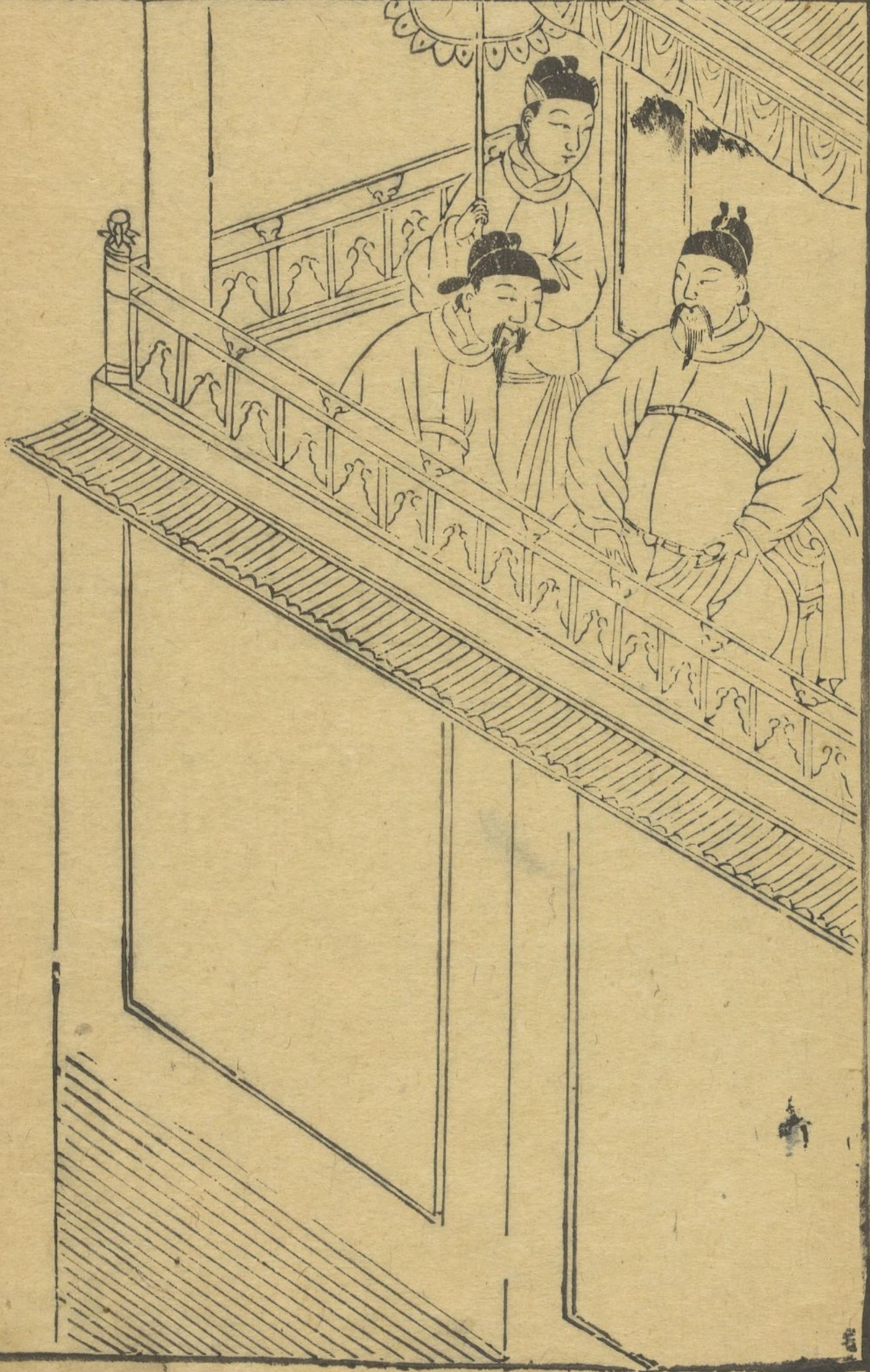
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亦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玳。皆起進。毅上辭謝而受。既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於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閣。錢塘君因酒作色。謂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羨

毅宴龍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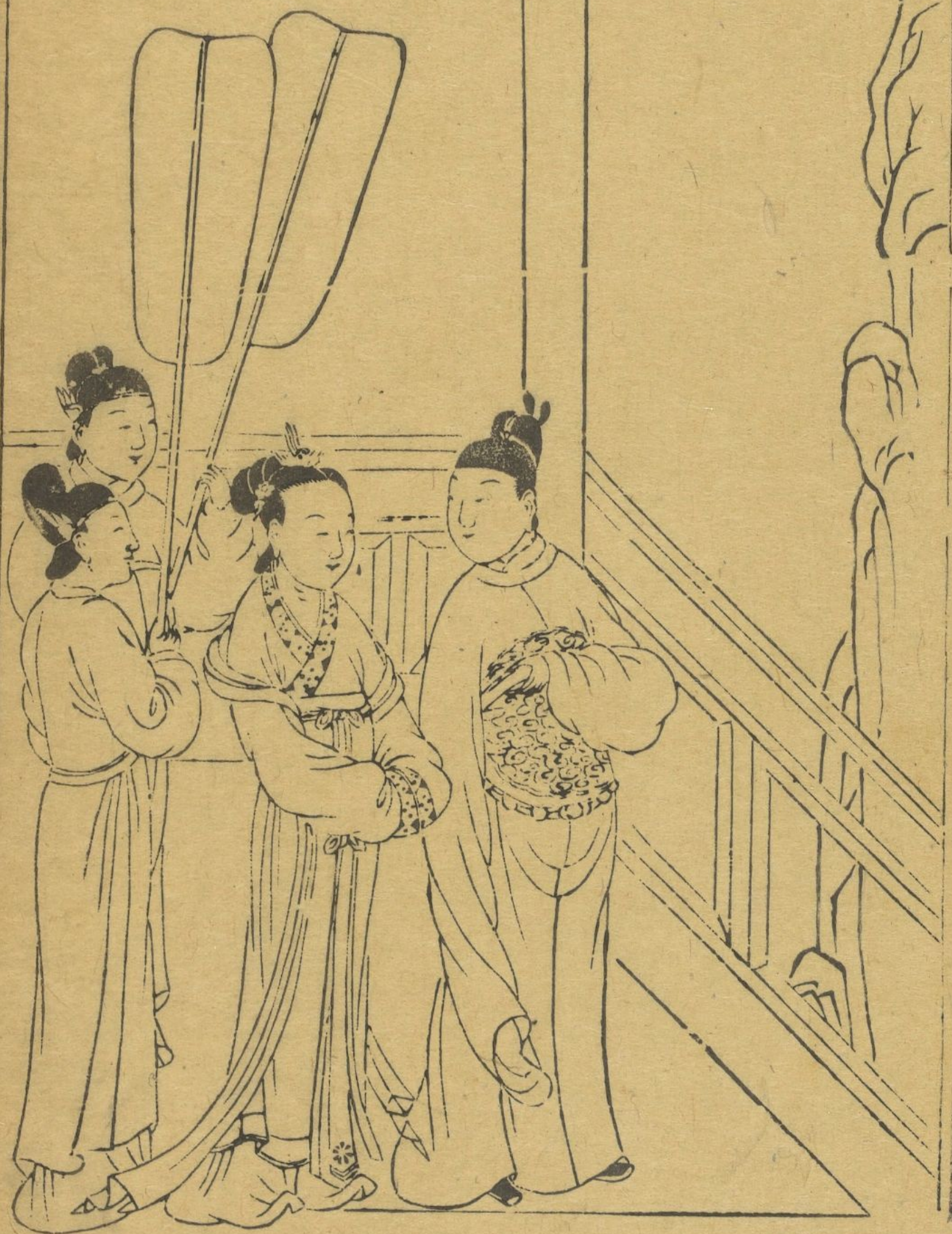


於棟下玉馱蹲於戶旁壁砌生光瑣窓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
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為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大
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名之曰迷樓詔以
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女數千居樓
中每一幸則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之制
度絕小祗容一人有機處於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
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
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為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
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閤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
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稠曰
臣任意造成未有名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

迷樓覽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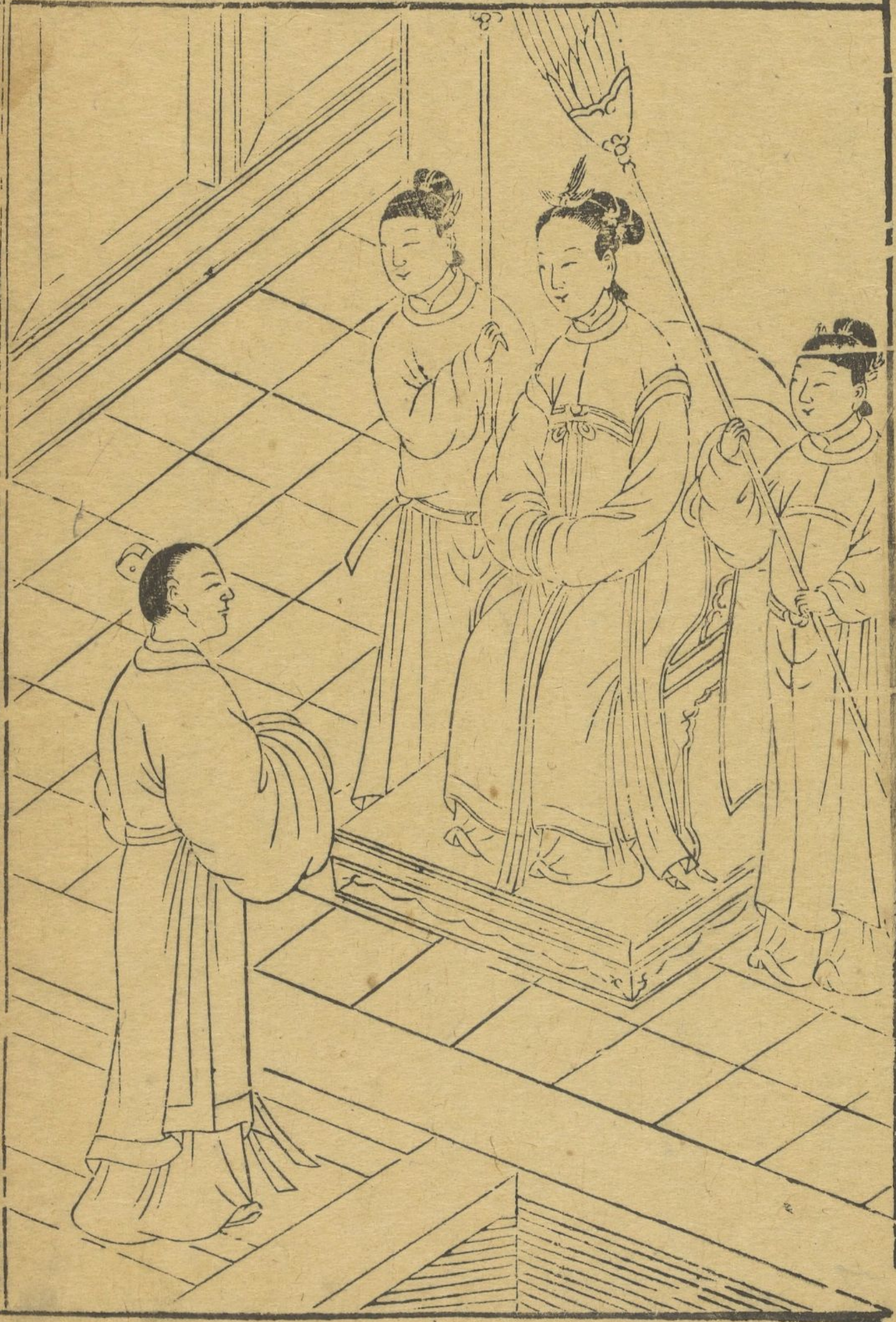
武后專寵



為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無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回心院。帝即有處置。后知之。促詔投醢甕中。曰。二姬骨醉數日死。殊其尸。仍改姓為璘。蕭姓為梟。初詔旨到。王皇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像承恩。死吾分也。淑妃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為猫。武氏為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毋畜猫。後類見二人披髮為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行即上官儀語其故。儀指言。后專海內。望不可以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趨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搆儀殺之。自是政歸房帷。天子拱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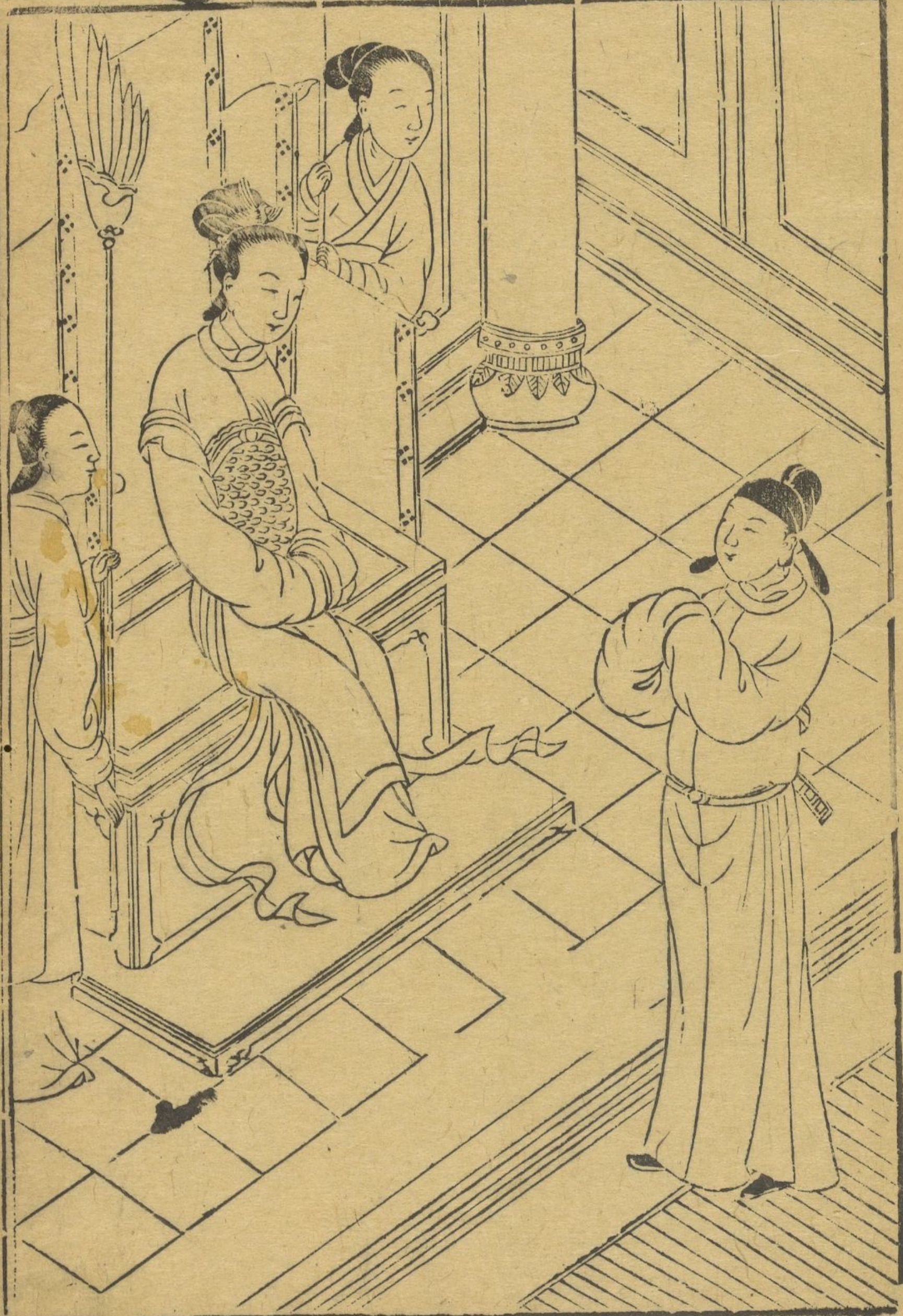
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
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小童出應
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
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
之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歛足
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
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
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
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
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
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

玉妃仙院



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環立階陛間左右曰拜簾中語曰
妾漢文帝母薄太后居此地即君不審何以至此對曰臣家
宛葉歸晚失道敢託命太后令捲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
唐朝名士不相君臣請上殿相見太后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
年高勞迎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声太后曰今
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会乎
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
十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
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疎態遠
光彩射遠近服花繡單衣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
王嬙復拜各就坐已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来

僧孺佳遇



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
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即入其中堂
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既食夫人曰君今
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夫人曰
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逢遊無抵徒勞往復夫人有女年近長
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王起拜謝夫人喜曰
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
取今夕謝訖復至又進食食畢揖王趨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
中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郡
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
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

隔幃窺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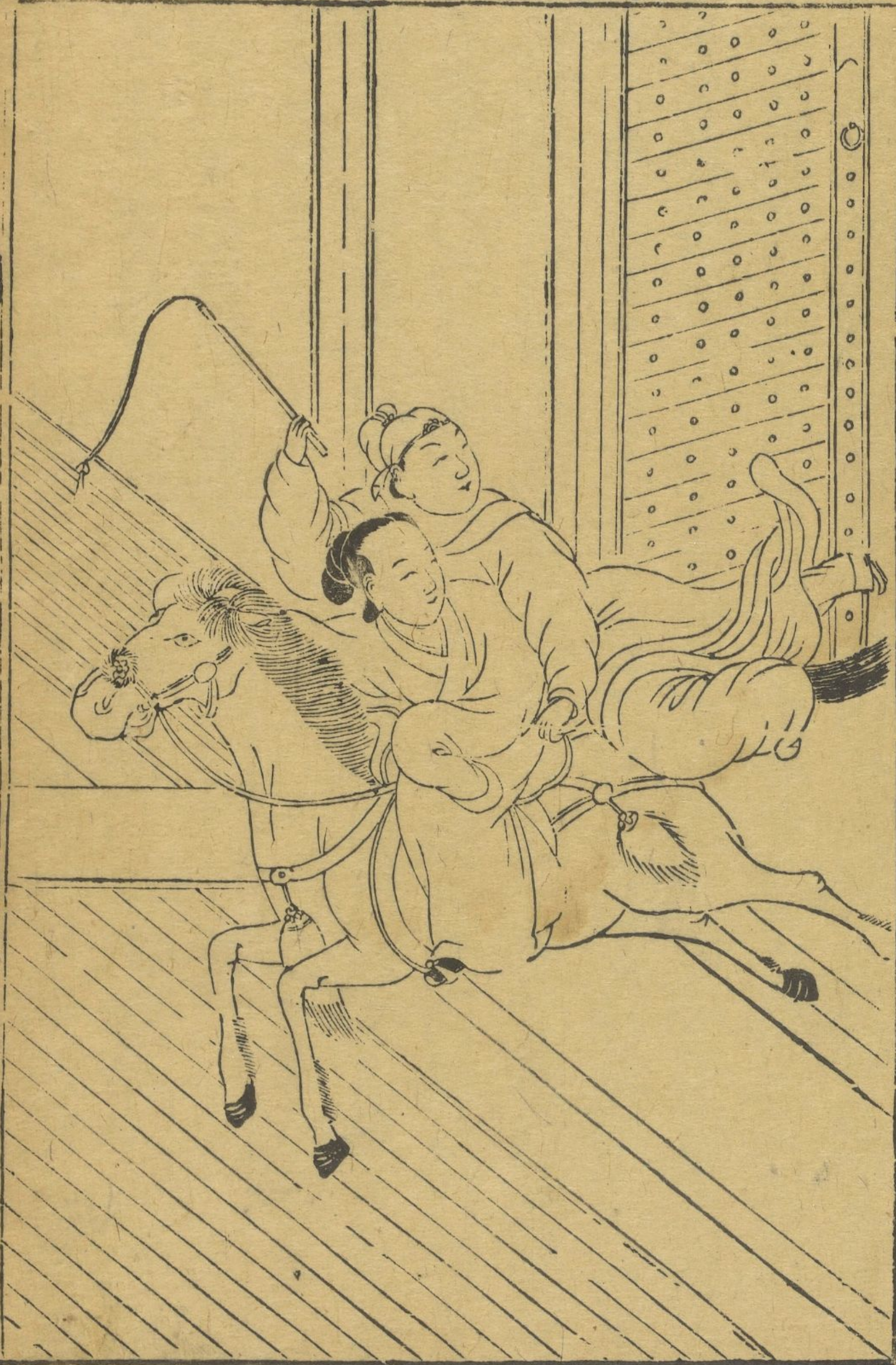
倩娘夜奔



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外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念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歷五年恩慈間阻誤載之下胡顏独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鎰家首謝其士鎰大驚曰倩外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異促使人驗之果見外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夫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士不常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

無何有番將沙叱利竊慕柳氏竟往寺劫以歸第寵以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在懸想不已次日入中書於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驚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乎某柳氏也失身沙叱利無從自脫明日尚經此路願更來一別翊深感悵及期而往柳以輕縑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終身永訣言訖車如電遊翊不勝情徒泣涕而已是日淄青諸將合樂於都市酒樓強邀翊翊強赴之然神色沮喪音韻淒楚座中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何慘然耶翊具告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俊素以義烈自許願得君手筆數字當立致之座中齊聲贊俊俊得韓札即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會叱利方出遂排闥

排闥挾姬



一見賞心
瀟湘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顚得見夫似春色一年
一度一歸來

張內通慈親外嫌物議竟與孫殿丞之女為姻倏欲作書報意
自慚負約援筆復止三年後孫氏忽謝世張曰可尋舊約矣且
聞客自長沙來云意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子張乃
如長沙携歸焉其子後以進士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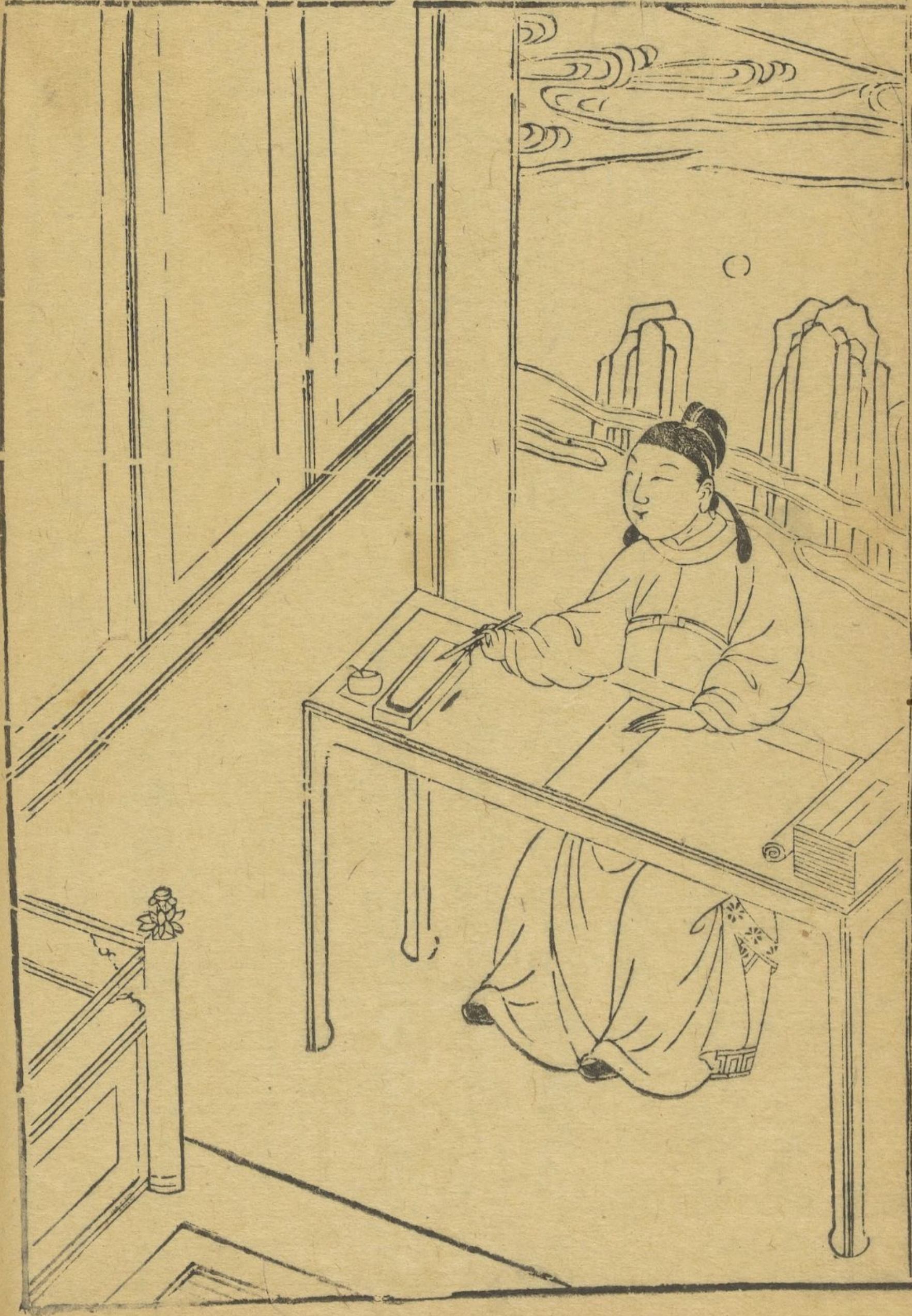
勝瓊妓

聶勝瓊名娼也丰致飄揚質性慧黠時李之問解長安幕詣京
師改秩都下一見勝瓊大喜之及李將行勝瓊送之別飲于蓮
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畱春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復淹畱
經月後為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瓊作一詞以寄之名

勝瓊寄詩



彩箋題詩



伺小玉出持箋投春娘春娘得詩無計相就乃題詩於寢壁曰
燕子樓中燕子飛芹泥一點誤沾衣主人頻起嗔嫌意垂下
珠簾不放歸

俄而小玉浣紗溪頭遇君元通殷勤是夕遂得入春娘寢室曉
去暮歸者凡數月後為椿年所覺知其情實一開不能復禁遂
令媒議婚成夫婦焉

何意娘

張俊字彥卿年方弱冠思得佳偶因元宵觀燈出東市見一宅
前燭炬輝煌有一女艷媚年可十七八憑雙鬟立於簾下張一
顧無計乃就女假燭以尋遺物為辭女亦顧張含羞偷盼不能
定情張因問雙鬟誰氏小娘子有老嫗荅曰何大夫女名意娘

外至神色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置之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濡毫記壁云留箭之時乃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前觀喜其景物幽閑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觀挂箭隨命侍臣取而玩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乃亟詢焉觀之道士皆以實對云壁上字即佐卿所題始知前歲沙苑縱畋之日其翔飛孤鶴即佐卿耳豈中箭之後遂集於斯欤上大奇之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人虎傳

阮西李微皇族子家於魏略微少博學善屬文時號名士天寶

李生化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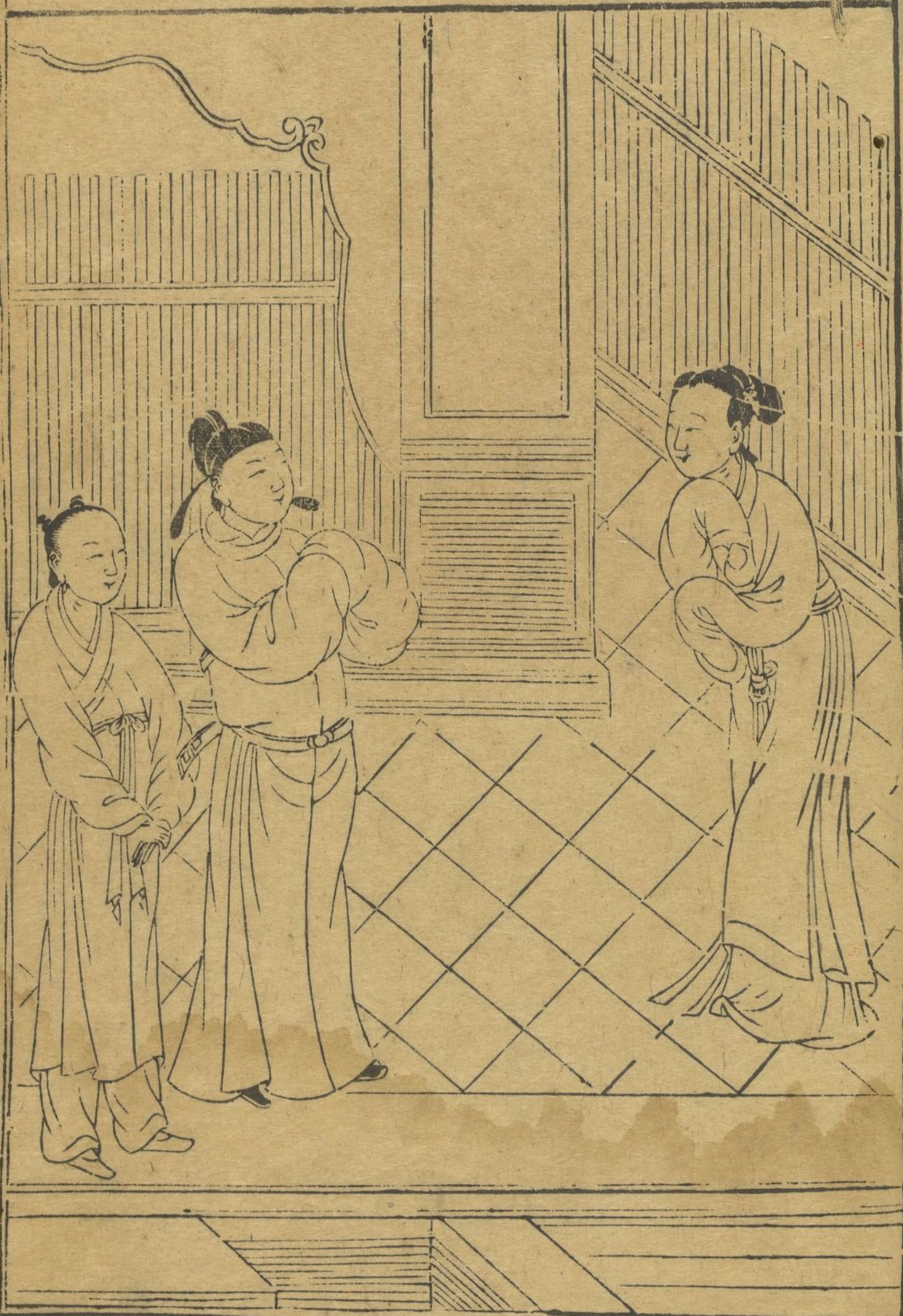


有七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七夫人目先生使引七刺狼先生猶豫未忍夫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烏將軍傳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時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宰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耶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

烏將軍廟



一見賞心錄 十三卷
蘭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
向畝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皓潔聞君吟
諷故來奉謁菌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為鄰蓬蓽既深車輪罕至
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之業何如特曰某年少時兄弟
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輶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
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
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
潦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
俄聞人叩關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菌遂延入氣貌嚴聳奇趣
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

二班嘲戲



太史氏曰。甚哉貪酷之相因也。憎居大理。則羅織成獄。至百姓瘡痍。而莫之恤。居光祿寺。則春戀祿食。至竊肉而不愧。畢竟為貪心所使也。黃豹之食。固不為不幸。而子孫衆多。以千億計。何也。蓋所貴乎子孫者。不惟其多。惟其賢。憎之後。往往皆齷齪之流。人得而唾罵之。適以彰其穢德耳。嗚呼。以憎之近幸。而能廉潔自持。不以貪墨敗。使後世稱曰清白吏子孫。豈非笑乎。

辛螫傳

侍中辛螫者。字刺之。昆之後也。其族甚衆。而居高郵者。號巨族。生水澤中。嘗草行露宿。有書生見而異之。曰。此即浮躁飛揚善伺人意。若羽翼既成。所謂虎而翼者也。螫每自負。嘗撫枕嘆曰。

辛生入幕

